宋史翼

宋史翼卷三十八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署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廉道署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三十八

方技二

朱肱　唐慎微　張濟

趙令穰　郭熙　許道寧

周順　士衮　張擴

董元　李仲寧　史堪

張銳　宋道方　王況

何澄　謝石　楊介

廖　瑀　　鄒　寬　　傅伯通

許叔微　　馬和之　　潘　璟

劉松年　　馬　遠　　夏　珪

李　嵩孫章　　葉子仁　　史　崧

陸　曮　　李明甫　　卜則巍

楊貢亨

朱肱字翼中（一作亦中）歸安人（泊宅編）元祐三年進士（談志）喜論醫尤深於傷寒在南陽時太守盛次仲疾作召肱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并進三服至晚乃覺滿又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以視之乃小柴胡散也肱曰

古人製㕮咀謂剉如麻豆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所以入經絡攻病取快今乃爲散濡在鬲上所以胃滿而病自若也因依法旋製自煮以進二服是夕遂安因論經絡之要盛君立賀成書蓋潛心二十年而活人書成嘗過洪州聞名醫宋道方在焉因攜活人書就見宋留肱款語坐中指駁數十條皆有考據肱惘然自失即日解舟去治宅編屬朝廷大興醫學求深於道術者爲之官師起肱爲醫學博士坐書東坡詩貶達州以宮祠還僑居西湖上北山酒經詩序

唐愼微字審元蜀州晉源人元祐間蜀帥李端伯招

之居成都貌寢陋舉措語言朴訥而中極明敏治病百不失一一語症候不過數言再問之輒怒不應其於人不以貴賤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焉爲士人療病不取一錢但以名方秘錄爲請以此士人尤喜之元祐間宇文虛中之父感風毒愼微療之如神又手緘一書約曰某年月日啟封至期舊恙復作取封開視則所錄之方第一療風毒再作第二療風毒上攻氣促欲作喘嗽如其言又第餌之半月良愈宇文虛中証類本草跋參賓退錄徽宗大觀二年取嘉祐補注本草及圖經本草合爲一書復拾唐本草陳藏器本草孟詵

食療本草舊本所遺者五百餘種附入各部並增五種仍采雷公炮炙及唐本食療陳藏器諸說收未盡者附於各條之後又采古今丹方幷經史百家之書有關藥物者亦附之共三十一卷名證類本草上之
朝廷改名大觀本草證類本草

張濟無爲軍人善用鍼得訣於異人能覩解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鍼無不立驗如娠婦因仆地而腹偏左鍼右手指而正久患脫肛鍼頂心而愈傷寒反胃嘔逆累日食不下鍼眼眥立能食皆古今方書不著陳瑩中

爲作傳云藥王藥王爲世良醫嘗草木金石名數凡十萬八千悉知酢鹹淡甘辛等味故從味因悟入益知今醫家別藥口味者古矣邵氏聞見錄

趙令穰字大年藝祖五世孫也令穰生長宮邸處富貴綺紈間而能游心經史戲弄翰墨尤得意於丹青之妙喜藏晉宋以來法書名畫每一過目輒得其妙然藝成而下得不愈於博弈狗馬者乎至於畫陂湖林樾煙雲鳧雁之趣荒遠閒暇亦自有得意處雅爲流輩之所貴重然所寫特於京城外坡坂汀渚之景耳使周覽江浙荊湘重山峻嶺江湖溪澗之勝麗以

爲筆端之助則亦不減晉宋流輩嘗因端午節進所
畫扇哲宗嘗書其背朕嘗觀之其筆甚妙因書國泰
二字賜之一時以爲榮官至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
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榮國公宣和畫譜
郭熙河陽溫縣人爲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
於時初以巧贍致工既久又益精深稍稍取李成之
法布置愈造妙處然後多所自得至攄發胸臆則於
高堂素壁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斷崖巖岫巉絕峯巒
秀起雲煙變滅晻靄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熙獨步
一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熙後著山水

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則有春山淡（一作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之說至於溪谷橋彴漁艇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言皆有序可爲畫式文多不載至其所謂大山堂堂爲衆山之主長松亭亭爲衆木之表則不特畫矣蓋進乎道歟熙雖以畫自業然能教其子思以儒學起家後爲中奉大夫管勾成都府繭湟秦鳳等州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買馬監牧公事亦深於論畫但不能以此自名

宣和畫譜

許道寍長安人善畫山林泉石甚工初市藥都門時時戲拈筆而作寒林平遠之圖以聚觀者方時聲譽已著而筆法蓋得於李成晚遂脫去舊學行筆簡易風度已著而張士遜一見賞詠久之因贈以歌其略云李成謝世范寬死唯有長安許道寍時以爲榮宣和畫譜

周順鄱陽人醫有十金之功云古方如聖惠千金外臺秘要所論病源脈證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謹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因產病用外臺

祕要坐導方其後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差會有士人得腳弱病方書羅列積藥如山而疾益甚命屏去但用杉木爲桶濯足及令排樟腦於兩股間以腳綳繫定月餘而安健如故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順固名醫語必不妄故書以爲識遁齋閑覽

王袞字補之東平須城人祖建中儒林自有傳四歲失父知孝其母跬步不去側年十五未嘗出門巷既長以孝聞年三十五失母哀毀骨立杖乃能起兄才早世無嗣謹事寡嫂爲之立後既壯又授之室分貲産贍之母病寒厥醫不能識補之痛恨遂學爲方題

之稍以其術視人鄉閭賴焉數歲之後益明近自里巷遠暨他邑來問者相踵大抵所治貴保養賤攻取善用剛劑充虛斷下內固根本使賊邪自消非甚不得已不爲瞑眩或困憊危惙人莫能如何補之治之輒愈東平部使者所會又仕者尤衆凡疾不經補之不敢決以是延請無虛日而造門者黎明往伺見之已不逮則未所而往猶屢返乃一遇或不得盥頮出對客煞來者蟬聯遂不得休卒常過午乃始飲食窮日之力以應接未嘗倦人多欲厚饋之辭不受或求藥草諸好用物以將意猶不肯盡取蓋橐中空虛妻

子日闕之未嘗郵焉學易集士補之墓誌

張擴字子充歙縣人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遊時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脈又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期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袂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屬擴視之曰此嗜臥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與此藥必熟睡覺當得汗也已而果然嘗塗郭祥正子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爲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使視涎沫中當有物也視之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

弟揮為診之及歸揮具言其狀擴曰弟與藥如是巨瘳矣此其脈當發居三年左乳下有誌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蝦游脈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吾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仆地即死建中靖國初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脈氣不出半年公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已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董正封知歙州擴以太素切其脈曰承議今歲當奏子正封自以官不應格又非郊歲以為疑適宛陵

有幕官至者與語及之客曰是不可信彼亦以此語許吾州守矣會徽宗登極守臣子弟例以捧表得官崇筮中黃誥待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召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九月及蔡京當國詔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遷左司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知應天府擴謂曰尚書無官脈旦夕當有譴俄被旨放歸田里復見之曰當得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微時祈門宰陳孺使偏視在學諸生弐至公曰君位至宰

相然南人得北脈名宦當由北方起未幾登第訖北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奉大夫中興造居上相謂胡殿院曰君當登第然心脈未圓歲在辛卯見之日不出此歲矣明年果登第撰後以罪謫永州至洪州晨起見帥曰擴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以累公帥曰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退使人伺之及期卒揮字子發傳兄業爲人純孝有當士大夫多愛重之新安志

董元源一作江南人也善畫多作山石水龍然龍雖無以考按其形似之是否其降升自如出蟄離洞戲珠

吟月而自有喜怒變態之狀使人可以遐想蓋常人所以不識者止以想像命意得於冥漠不可考之中大抵元所畫山水下筆雄偉有嶄絕崢嶸之勢重巒絕壁使人觀而壯之故於龍亦然又作鍾馗氏尤見思致然畫家止以著色山水譽之謂景物富麗宛然有李思訓風格今考元所畫信然蓋當時著色山水未多能傚思訓者亦少也故特以此得名於時至其出自胸臆寫山水江湖風雨溪谷峯巒晦明林霏煙雲與夫千巖萬壑重汀絕岸使覽者得之眞若寓目於其處也而足以助騷客詞人之吟思則有不可形

容者宣和書譜

李仲寧九江碑工黃山谷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中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使劉之李曰小人家故貧窶因刻蘇內翰黃學士詞翰至飽煖名爲姦人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從其請王氏揮麈錄

史堪字載之書錄解題四川眉州人第政和進士官郡守分類夷堅志辛集眉州進士題名與劉岑友善嘗取岑詩示唐重宛炎錄劉岑撰唐重墓誌治病用藥初不求異炮炙製度自依本法寄証精切不過三四服立愈載之方跋眉州人丹稜彭師

古年二十時得異疾不能食聞葷腥氣輒嘔惟用一甆旋煮湯沃淡飯數匙食之食已鼻中必滴血一點懨懨疲劇醫莫能愈乃詣郡謁堪堪曰君之疾在素問經中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皆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名曰食掛蓋食不下脾痰而成疾耳遂授一方服之三日覺肉香啖之無所苦自此嗜食宿恙頓除明刻分類夷堅志辛集

蔡元長苦大腸秘醫不能通堪診脈已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何爲曰欲市紫菀耳末紫菀以進須臾遂通元

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秘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清肺氣此所以通也北窗炙輠錄著有指南方二卷凡分三十二門門各有論解題

張銳字子剛鄭州人官成州團練使以醫知名政和中蔡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為陽證傷寒懼胎之墮不敢投涼劑京邀銳視之銳曰兒處胎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即以常法與藥且使倍服之半日而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而喉閉不入食眾醫復指言其疵且曰二疾如冰炭又產蓐甫近雖扁鵲復生無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即日愈

乃入室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即通下泄亦止逮滿月京開宴自諸子諸孫及女婦甥壻合六十人請銳爲客京親酌酒爲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藥而治二疾何也銳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爾方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爲用既已下咽則消釋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京大加歎異盡斂席上金匕箸遺之刑部尚書慕容彥逢爲起居舍人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六月暑將就木銳欲入視彥逢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遠

之費當悉奉償實不煩入鋭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
復生者何惜一視之彥達不得已自延入悲哭不止
鋭揭面帛注視呼仵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正
色赤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斃爾不死也幸無亟斂
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者戒曰善守之
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鋭舍於外舖至夜半時守病者
覺有聲勃勃然遺屎已滿席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
喜遽敲門呼鋭鋭應曰吾今日體困不能起然亦不
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出門若將便旋然徑
命駕歸鄭彥達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貼而已其母

服之數日良愈蓋鋭以彥逢有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流落入蜀王秬叔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也僅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脈察色皆爲熱極命煮承氣湯欲飲之將飲復疑至於再三將遂飲如有掣吾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顫悸覆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爲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知萬一自以爲足吁可懼哉夷堅志 著有雞峯方

宋道方字毅叔以醫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者扶攜以就求脈政和中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

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不過斥責即遣人擒至庭下呵之云三日之內不痊則吾當誅汝以徇眾毅叔曰容為診之既而曰尚可活處以丹劑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可不刷前恥乎用太守之車從妓樂酬以千緡俾羣卒負於前增以綵釀導引還其家旬日後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緩其死爾王明清餘話

王況字子亨本士人為南京宋毅叔壻毅叔既以醫名擅南北況初傳其學未精薄遊京師甚悽然會鹽

法忽變有大賈覩揭示失驚吐舌遂不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尫羸日甚國醫不能療其家憂懼榜於市曰有治之者當以千萬爲謝況利其所售之厚姑往應其求旣見賈之狀忽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詰之況謬爲大言答之曰所笑者輦轂之大如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鍼經來況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是者況曰爾家當勒狀與我萬一不能治則勿尤我當爲鍼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鍼舌之底抽鍼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時矣其家大喜

謝之如約又爲之延譽自是翕然名動京師旣小康始得盡心肘後之書卒有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况後以醫得幸宣和中爲朝請大夫著全生指迷論一書醫者多用之 王明清餘話

何澄宣和間人善醫有一士人抱病經年百治不痊其妻召至引入密室中告之曰妾以良人抱疾日久典賣殆盡無以供醫藥之資願以身相酬醫正色拒之曰小娘子何爲出此言但放心當爲調治取效切不可以此相污萬一外人知之非獨使某醫藥不效不有人誅必有鬼責未幾其夫疾愈何澄一夕夢神

引入神祠有判官語之汝醫藥有功不於艱急之際以色慾爲貪亂良人婦女上帝令賜汝錢五萬貫官一資未數月東宮得疾國醫不能治有詔召草澤醫登乃應詔進劑而愈朝廷賜錢三千貫與初品官自後售道盛行京師號爲何藥院家[illegible]

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折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石拆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駢配遠行亦此字也

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得然且請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補授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於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之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曰也語助辭因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君官於此當力謀

逕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撓耳蓋也著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無水陸馳無馬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親人當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蕩盡否以也著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朝士曰誠如所言但此皆非所問者今賤室以懷娠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並兩旁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君所問正决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虫則爲蛇字

今每鬪所振殆蝿妖也石亦有禳術可爲以藥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蛆百數而體平都人益神之而不知其究挾何術也秦檜當國時高宗書一春字命測之其上半體墨重石奏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檜聞而銜之中以危法編管遠州道遇一老人於山下亦善測字石就之書一謝字求測老人曰子於寸言中立身術士也舉掌令更書以卜所終石書一石字老人曰凶哉石遇皮必破遇卒必碎矣時押石之卒在傍而書字在掌中故云石大款服請老人作字測爲何如人老人曰即以

我爲字可也石曰夫人而立山傍子殆仙哉乃下拜願執弟子禮請益曰吾術似無減先生乃先生裒然仙矣而茲吾不免塵網何也老人曰子以字爲字吾以身爲字也春渚紀聞

楊介字吉老泗州人以醫術聞四方有儒生李氏子棄業願娶其女以授其學執子壻禮甚恭介盡以精微告之一日有靈壁縣富家婦有疾遣人邀李生以往李初視脈云腸胃間有所苦邪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醫者皆以謂無此證不可治故欲屈子李曰試爲籌之若姑服我之藥三日當有

瘥不然非某所知也下小丸子數十粒煎黃芪湯下之富家依其言下膿血數升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萬置酒而問之曰始切脈時覺芤脈現於腸部王叔和脈訣云寸芤積血在胸中關內逢芤腸裏癰此癰主腸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爲丸爾切脈至此可以言醫矣李後以醫科及第至博士李植元秀卽其從子也王仲言餘話　植宋史有傳

廖瑀字伯玉寧都人年十五通五經人稱廖五經避炎中以茂異薦不第後精父三傳堪輿之術卜居金精山自稱金精山人所著有懷玉經安志

鄒寬字仲容師廖金精得其術爲汪伯彥卜地葬親乃借堪輿家論貽書以勸之末云方今幽燕未歸版籍朝廷有意恢復倘值此時揚師整旅當勿計名位高卑昌言於朝奮力請進必立希世功名若參之他意微有更改妄觸一機百關俱廢汪是其言而不能用丁未拜相鄒衡果奇而書中之讖竟託空言安志

傅伯通德興人與鄒仲容同師廖金精金精得之吳景鸞宋南遷伯通拜詔往相臨安表略曰顧此三吳之會實爲百粤之衝錢氏以之開數世之基郭璞占之有興王之運天目雙峯屹立乎斗牛之上海門一

點橫當乎翼軫之間雖云自昔稱雄實乃形局而論只宜爲一方之巨鎮不可作百辟之京畿駐蹕僅足偏安建都難奄九有表上竟升杭州爲臨安府而稱行在安志

許叔微字知可眞州人紹興三年進士與龐安常同爲宋一代醫師著普濟本事方十卷直探張仲景之奥所謂黑錫圓神效散溫脾湯玉眞丸退陰散等方識精理到足補前人所未及先是元祐庚午父歿母憂慟氣厥牙噤里醫誤下而歿叔微始習醫深得其理每見此證急以蘇合丸灌醒然後察其虛實調之

暴喜傷陽暴怒傷陰憂愁失意氣多厥逆經云無故
而瘖脈不至不治自己謂氣暴也氣復則已雖不服
藥可也一人患項筋痛連及臂髀不得轉諸風藥不
效叔微謂腎氣自腰夾脊至曹溪入泥丸今逆行至
此不得通用椒附丸以引歸經則安歙縣尉宋省甫
膀胱痛不可忍醫與剛劑益甚叔微候其面赤色脈
洪大曰陰陽否塞疾處不可以虛治宜先滌其邪以
五苓散與葱合煮下溲如墨汁乃瘥王檢正希皐患
鼻額間痛麻不仁漸連及口脣頰車髮際左額與頰上
如錐手觸則痛極叔微謂飲食之毒聚于胃足陽明

受之傳入絡主以犀角解毒升麻佐之數日愈鄉人
李信道得疾六脈沉伏按至骨則有力頭痛身溫煩
躁指冷而滿喘醫者不識叔微曰此陰中伏陽仲景
無此證世人患此者多用熱藥則爲陰邪隔絕不克
導引眞陽反生客熱用冷藥則所伏眞火愈見消滅
宜破散陰氣俾火升水降然後得汗而解乃造破陰
丹鉛硫黃水銀合勻投陳皮青皮末冷艾湯下信道
服藥益加狂熱手足躁擾其家大駭叔微曰此換陽
也須臾少定已而病除叔微少時夜坐爲文左向伏
几案臥又向左後飲酒止從左下有聲久之脇痛減

食十數日必嘔酸水暑月止右畔有汗訪名醫徧試
諸藥皆不驗因自考其理謂已成窠囊如潦水之科
臼不盈科不行清行濁停故積必嘔而去數日復作
脾惡濕而水則流濕莫若燥脾以勝濕崇土以塡科
臼于是屏諸藥專服蒼术三月愈其治傷寒皆宗守
仲景一士人得太陽病汗不止惡風小便澀而足攣
曲叔微診其脈浮而大謂仲景書有兩證一小便難
一小便利用藥稍差失以千里是宜桂枝加附子湯
三啜汗止佐以甘草芍藥湯足便得伸邱生病傷寒
發熱頭痛煩渴脈浮而尺遲弱叔微曰榮氣不足不

可汗以建中湯治之翊日脈尙爾其家幾不遜叔微仍用建中至五日尺部方應然後汗之而愈撰傷寒歌三卷凡百篇又有治法八十一篇仲景脈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輟耕錄本事方文獻通考

馬和之錢塘人紹興中登第官至工部侍郎善人物山水筆法飄逸纖悉粉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最重其畫嘗書毛詩三百篇命和之篇畫一圖會成巨帙至今杭人嘗有存其散逸者其後有顧興裔者專師和之但設色不逮耳西湖遊覽志

潘環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之妻娠五歲

南陵尉富昌齡妻娠二歲圖緜使劉彝孫妾娠十有四月皆未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妄以爲有娠爾於是作大劑飲之咸叟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人皆無恙屯田郎中張謹妻年四十餘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旣而果然又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謳歌飲酒晝不能食如是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易怠而謳歌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疾雖衰然未愈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

果夢則能食志夷堅

劉松年錢塘人畫洪年紀居清波門淳熙畫院學士紹熙年待詔師張敦禮工畫人物山水神氣精妙名過於師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院人中絕品也畫鑑

元銓

馬遠號欽山其先河中人世以畫名後居錢塘光寧朝待詔畫師李唐布景齊整工山水人物花鳥種種臻妙獨步畫院其樹多斜科偃蹇至今圖丁結法猶稱馬遠云兄逵亦善畫子麟能世家學然不逮父遠愛其子多於己畫上題麟字蓋欲其章也其時有蘇

顯祖葉肖巖亦師馬遠蘇筆法稍弱俗呼爲牧與馬遠葉小景酷似而大幅不如也西湖游覽志

夏珪字禹玉錢塘人寧宗待詔賜金帶山水布置皴法與馬遠同但其意尚蒼古而簡淡喜用禿筆樹葉間夾筆樓閣不用尺界畫信手畫成突兀奇怪氣韻尤高格古要論

李嵩錢塘人李從訓養子工人物山水道釋又長於界畫光寧理三朝待詔其徒有馬永忠豐與祖顧師顏皆傳其法嵩老倦作多令永忠代筆其孫李章者亦善畫西湖游覽志

葉子仁上饒人推算籤占往往如破的歲乙酉眞德秀方在班子仁以書勸補外甚力未幾果去國子仁每推論五行輒以善道勉人如孝弟忠信淸心寡欲等語未嘗不懇切言之眞爵以絕句云易象推占妙入神勸人忠孝更諄諄只今誰似君平術惟有南陽賣卜人（信采 績葑）

史崧成都人著有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其自序云昔黃帝作內經十八卷靈樞九卷素問九卷迺其數焉世所奉行唯素問耳越人得其一二而述難經皇甫謐次而爲甲乙諸家之說悉自此始其間或有得失

未可為後世法則謂如南陽活人書稱欬逆者噦也
謹按靈樞經曰新穀氣入與故寒氣相爭故曰噦舉
而並之則理可斷矣又如難經第六十五篇是越人
標指靈樞本輸之大略世或以為流注謹按靈樞經
曰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
又曰神氣者正氣也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者流注也
并滎輸經合者本輸也舉而並之則知相去不啻天
壤之異但恨靈樞不傳久矣世莫能究夫為醫者在
讀醫書耳讀而不能為醫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為
醫者也不讀醫書又非世業殺人尤毒於梃刃是故

古人有言曰爲人子而不讀醫書猶爲不孝也僕忝

庸昧自髫迄壯潛心斯道頗涉其理叅對諸書再行

校正家藏靈樞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釋附於卷

末勒爲二十四卷庶使好生之人開卷易明了無差

別令崧專訪明醫更迄參詳免誤將來利益無窮功

實有自全蜀藝文志

陸曮奉化人以醫術聞於時新昌徐氏爲婦病產不

遠二百里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間有微熱陸入

視之良久曰此血悶也購紅花數十斤爲大鍋以煮

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窗格藉婦人寢

其上湯氣微又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蓋以紅花能活血故也船窗夜話

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精針法義烏令病心痛垂死明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藥所不及惟砭乃可然非易也謬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噀之令方驚而針以入曰蟲已死矣旣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蟲乃去遂愈兩浙名賢錄

卜則巍字應天贛縣人精形家言著作甚富所傳雪心一賦旨約而該業地理者咸宗之安志

楊貲亭鄱陽人博覃書精脈理每心計造方有患飢

者諸醫以火證治賁亨久思之未得頃見堂上木楹自仆乃寤濕氣所蒸致朽忽悟水能消物不獨屬火此濕消耳投熱劑而愈又有顯者瘴目性躁日憂切益不瘳賁亨紿曰目可計日即瘥第懼毒發於股又日撫其股憂之後目忽瘳而股亦無恙蓋誘其心火下降爾術遂大名於時白志

宋史翼卷三十八終

男樹藩彰校字

宋史翼卷三十九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廉道權福建督糧道兼管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三十九

宦者

岑宗旦　　欒士宣　　李正臣

李仲宣　　楊日言　　劉瑗

梁揆　　羅存　　馮觀

賈祥　　梁惟簡　　張士良

裴彥臣　　蔡克明

岑宗旦字子文開封人內臣慶歷初以父遺表通籍

壁門然趣尙高遠不爲苟合取容於世年十七棄官
遊東南山水間不復事事至和中仁祖錄功臣之世
復官之凡歷七任至元豐初又以尋醫事請方神考
大有爲之時王中正以才敏侍上嘗薦之於朝宗旦
恥折腰强顏奔走於貴公子之前乃暫應召旨卒不
從仕故自壯年遂拂衣有歸與之志於是終九品官
而無復遺恨世頗高之暮年一無嗜好如道人衲子
寄傲親朋間優游卒歲略不爲身後計得酒輒醉酣
長哦揮酒以爲眞樂其作詩以意爲主不在鐫琢語
言而已故若渾金璞玉見者知貴嘗賦聽琴詩其略

云琴中太古意方外無爲心彈之道頗散不彈瑶彌
深所以陶元亮何須絃上音其他皆類此又嘗取古
之善書者自漢迄唐凡十有一人爲論以評其書曰
張芝之如班輸構堂不可增減鍾繇如盛德君子容貌
君愚語其衆妙足以爭造化者義之也較其父風但
很乏天機者獻之也世南潛心義之蓋若顏子之亞
聖徐浩比肩儒雅有類仲由之勇懷歐陽詢得其正
故如廟堂衣冠不失動靜柳公權得其勁故如轅門
列兵森然環衞懷素之閒逸故如飄飄眞仙貞卿之
盾謹故厚重如周勃至如李邕則舉動不離規矩而

有斷適變之道焉此皆其自得於心積學於外而其
吐論所以不愧古人者與然宗旦作字尤善行書如
銀鉤蠆尾脫去觚𦖋規模點畫當是蘇舜欽之亞顧
筆力亦窮於此矣當時既有書名人亦愛重字直一
出偶得之者爭相貿售洽平中英宗嘗遣使諭旨令
書十扇以進宗旦即書自爲十篇上之英宗爲之嘉
賞平時廪賜雖厚而周給貧匱隨手散去方其治時
以所藏書千餘卷及別業餘緡往歸姪孫銓家以就
侍養而銓能以事父之禮事之故得優游自適不復
以死生窮達爲念年逾七十神明不衰及其委蛻裕

如也宣和畫譜

樂士宣字德臣世爲祥符人内臣早年放浪不束於繩檢中年蒞職東太乙宮遂與錬師方外之士往往從游留心沖漠遂覺行年所過爲非以是一意於詩書之習方其未知書則喜玩丹青獨愛金陵艾宣之畫既胸中厭書史而丹青亦自造疎淡乃悟宣之拘窘於是捨其故步而筆法遂將凌轢於前輩畫花鳥尤得生意視艾宣蓋奄奄九泉下人矣故當時有出藍之譽晚年尤工水墨縑綃數幅唯作水蓼三五枝鸂鶒一雙浮沈於滄浪之間殆與杜甫詩意相參士

大夫見之莫不賞詠士宣未嘗輕以示人凡所畫或以求之再三而幸得者皆藏之以爲好屢以畫上進實爲北省絶藝也士宣天資明敏晚以邊功超擢熙寧中神宗以謂夏童不恭乃肆大討嘗命李憲等以五路之兵進攻靈武期於一舉成捷嘗下詔曰如有敢議班師者以軍法從事至於師老儲之主帥方議班師無敢啟言者獨士宣毅然白於帥府請自邊乘驛七晝夕達奏至於京師神考欣然從之其時士宣方爲小行人之職而敢冒死犯顔以請者臣子之奇節也故知其胸中軒昻挺然不凡其見於丹青之習

特餘事耳官至西京作坊使持節虔州諸軍事虔州刺史虔州管內觀察使致仕贈少保宣和畫譜

李正臣字端彥內臣喜工丹青寫花竹禽鳥頗有生意至於翔集羣啅各盡其態時作叢棘疎梅有水邊籬落幽絕之趣不作麤俗桃李雕欄曲檻以為浮豔之勝亦見其胸次所致思也官止文思使宣和畫譜

李仲宣字象賢內臣始專於窠木後喜工畫鳥雀頗造其妙觀柘雀圖其顧盼向背一幹一禽皆極形似蓋嘗侍畫工亦歎服之其所缺者風韻蕭散蓋亦有所未至焉然人間罕見其本者以其寓意於燕貽之

微不求聞達以自娛爾官至內侍省供奉官宣和畫譜

楊日言字詢直家世開封人內臣日言幼而有立喜經史尤得於春秋之學吐辭涉事雖詞人墨卿皆願從之游作篆隸八分可以追配古人尤於小筆妙得其趣其寫貌益精方仕宦未達而神宗識之拔擢爲左右之漸於殿廬傳寫古昔君臣賢哲繪像欽聖憲肅及建中靖國以欽慈皇太后寫眞顧畫史無有彷髴其儀容者命日言追寫既落墨左右環觀皆以手加額繼之以泣歎其儼然如生其精絕有至於是者作山林泉石人物荒遠蕭散氣韻高邁非世俗之畫

得以擬倫也官至中亮大夫晉州觀察使致仕贈昭化軍節度使諡莊簡宣和畫譜

劉瑗字伯玉京師人內臣持身端慤初終無玷時人謂五十餘年在仕而喜怒不形於色爲兩朝從龍未嘗自矜父有方平日性喜書畫家藏萬卷牙籤玉軸率有次第自晉魏隋唐以來奇書名畫無所不有故能考覈眞僞論辨古今推其人世次遠近各有攸當故世所言書畫者皆率心服之凡中外之人有得繪畫而莫知主名者必以求瑗辨之瑗雖未敢定誰何然論之皆有所歸也瑗亦能放筆作雲林泉石頗復

瀟灑苦極譚以謂能詣千賦自可爲之與此相類然適意而止所傳乃不多非若專門積累於歲月者也今瑗官至通侍大夫武勝軍承宣使贈少師謚忠簡宣和畫譜

梁揆字仲叙京師人內臣以蔭補入仕自齠齔之時便喜刻雕及繪事及長因所閱甚多往往一見而便能似其宿習花竹人物凡可賦象者一一能之率取其名流高古之畫各擇其一以資衆善兼備焉揆齒方壯若更加討論使就繩檢則有加而無已官任左武大夫遂州防禦使直睿思殿宣和畫譜

羅存字仲通開封人內臣性喜畫作小筆雖身在京國而浩然有江湖之思致不爲朝市風埃之所汨沒落筆則有煙濤雪浪扁舟翻舞咫尺天際坡岸高下人騎出沒披圖便如登高望遠悠然與魚鳥相往還此人後生若其學駸駸未已他日豈可量哉存官任武德大夫文州團練使充殿中省尚食局奉御宣和畫譜

馮覲字遇卿開封人內臣少好丹青作江山四時陰晴旦暮煙雲縹緲之狀至於林樾樓觀頗極精妙畫金風萬籟圖悅然飄闔筆等於木末其間思致深處若與秋聲賦爲之相參焉惜乎覲性習未甯但恐他

日參差耳觀今任武翼大夫永泰陵都監宣和畫譜

賈祥字存中開封人內臣少好工巧至於丹青之習頗極其妙當時畫家者流一遭品題便爲名士時寶和殿新成其屏當繪設色寫龍水於其上歷畫史雖措手皆不當祥意上命祥筆之而神閒意定縱筆爲龍初不經思已而夭矯空碧體制增新望之使人毛髮竦立人皆服其妙作竹石草木鳥獸樓觀皆工時人得之者遂爲珍玩至於雕鏤塑造靡所不能官至通侍大夫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入內內侍省事贈少師謚忠良宣和畫譜

梁惟簡元豐八年充內東門使兼皇太后殿祗候元
祐初御藥院超帶御器械勾管內東門太皇太后遣
賜文彥博手詔寄文思副使以久在太皇太后殿祗
應各有勤積除內侍押班添差勾當皇城司又于坤
成節恩轉左藏庫使十月詔惟簡在太皇太后殿祗
候近二十年累有勤積特與遙郡刺史蘇轍繳還詞
頭韓維爭之尤力惟簡遂罷還官勾管景靈宮二年
還西京左藏庫使尋爲嘉州刺史五年爲文思院使
紹聖初坐援引陳衍得罪投嶺四年屋宅錢物籍沒

入官通鑑長編

張士良元祐中皇城使爲宣仁殿御藥紹聖元年十二月與陳衍梁知新同罷士良提點醴泉觀任便居住六月添差監潁州酒稅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復起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責呂大防劉摯等過嶺仍用王廄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寖及宣仁皇后最後又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爲助專媒蘖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士良已竄雷州元符三年惇卞遣赴詔獄使證宣仁有廢立意士良既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即舊官言無則

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加之何元符三年三省據士良辯奏言士良以御藥院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衍主看詳進呈定其所降付士良書于籍其所降付某處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自與奪殞降士良未嘗與聞羣臣有奏請東朝還政者衍輒詆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于上及與呂大防往來以合密賜大防妻皆不聞上坤成節北使朝見太皇坐間疾發扶掖坐殿後御閤衍指揮簾外使臣處進酒上食至舉

外廷皆不知衍又奏除范純仁左僕射文彦博平章事于是翰林學士蔡京左諫議大夫安惇言臣等竊覩上件事節大逆不道跡狀明白揆之以義斷之以法死有餘責所有臣衍罪在不赦乞更賜審問正以國法詔衍特處死徙士良編管白州崇甯初授左藏庫使提舉鴻慶宮南京居住長編參紀事本末

裴彦臣元祐四年官内東頭供奉官蔡確貶新州彦臣伴送奏言如確沿途稱疾即添差遞鋪兵士用兜橋擡舁前去從之元符三年右司諫陳瓘言彦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洩漏機密遂使物議籍籍或

者以爲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崇寧元年九月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尋編管池州除名勒停五年以九鼎赦移廣德軍通鑑長編參紀事本末

蔡克明未詳里貫徽宗即位向太后權同聽政將復用范純仁而意若未伸乃遣克明至永州就賜銀合茶藥問勞委曲曰二聖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已虛位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又云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何說又云天下有何不便但奏取

來又云靡闕日一二聖再三命某言太后在宮中皇上在藩邸甚知枏公是直臣純仁至纖內又遣克明賜銀合茶藥仍宣諭渴見之意蔡京蓄恨范正平及當國言李之儀所撰范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與之儀正平同逮至御史府之儀正平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于御前請寶印出注籍內東門使從其家得聖語本有御寶驗內東門籍皆同獄遂解崇寧三年編管桂陽監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饒州紀事本末李之儀范公行狀

宋史翼卷三十九終　　男樹𫊸校字

宋史翼卷四十

賜進士出身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廣東南韶連兵備道署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四十

姦臣

林特 子洙 維　林顏　呂升卿 弟温卿 和卿

練亨甫　錢遹

林自　方天若　蔡碩

蔡懋　蔡翛　蔡絛

蔡崈　黃唐傳　章傑

吳幵　黎確　呂源

朱宗　葉宗諤　葉份

黃潛厚　李文會　林一飛

傅伯壽　林行可　廖瑩中

林特字士奇南劍州順昌人祖揆仕閩為順昌令因家焉特十歲往謁江南主李璟獻所為文璟奇之命作賦頃刻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入朝累除大理寺丞景德初遷司封員外郎詔與宮苑使劉承珪崇儀副使李溥詳定江淮茶事自二邊用兵饋運仰於博易有司務優物估以輸河北及契丹通和邊儲稍羨物價差減而官給交引虛錢之名未改特等更

刱新法募人入金帛京師入芻粟塞下然後給茶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者已至而未鬻者悉差分數折納入官仍約束山場園戶謹其出入歲課緡錢果增其舊然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嚴急而民無餘利矣尋除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充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特欲跨元武門爲複道爲左正言夏竦所沮而止將祀太清宮遣特儲供具爲行在三司使禮成累進眞拜三司使是時天下完富丁謂以符瑞土木迎眞宗意特及劉承珪王欽若陳彭年附和之蹤跡詭異時論謂之五鬼特每見謂必拜一日

三見亦三拜之樞密使寇準惡特姦邪數與忿爭眞宗罷準樞密而特在位如故尋命爲戶部侍郎同玉淸昭應宮副使復充修景靈宮副使兼管勾景靈會靈觀事仁宗即位遷刑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謂貶特坐謂黨落職知許州還朝以戶部尚書知通進銀臺司卒贈尚書左僕射子濰洙福建通志

濰以父蔭歷白波發運判官慶歷中累遷三司鹽鐵副使同管勾制置軍器司會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濰助之甚力三司使王堯臣奏濰附和狀詔罷濰副使出知滑

州久之遷祕書監改知汝州秦悼王墳域在汝宗室附葬役兵無慮五千人濰使兵夫採薪芻冶鐵石鑿致其家眾憤謀殺濰濰匿不敢出事聞詔濰致仕福建通志

洙官至司農寺卿知壽州臨事苛急鼓角將夜入州廨拔堂檻鐵鉤擊殺之福建通志

林顏福州福清人登嘉祐四年進士元祐初遷提點刑獄改知泉州紹聖中依附章惇蔡卞以進惇卞惡陳次升使顏致己意賂以美官次升責之曰若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耶游歷光祿寺卿希兄弟

四人皆登第惟希與顏爲士論所薄云希子虞登元祐六年進士歷京畿開封縣主簿詳定軍馬司敕例删修官紹聖三年試博學宏詞科第一遷太學學正終祕閣修撰福建通志

呂升卿泉州晉江人登熙寧三年進士六年以王安石薦召爲館閣校勘提舉詳定修撰經義所檢討安石再相與惠卿不相能惠卿輒删改安石詩義安石滋不悅既而安石子雱進尚書義升卿奏乞不覓删改欲以媚安石復於神宗前訐安石之短復奏鍊亨甫以徵德爲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有老母敢

以爲晉臺官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悌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詆其母比安國不旣重乎於是落升卿職降授太常寺太祝監無爲軍酒稅元豐三年復館閣校勘累遷太常寺丞嘗議郊祀致齋之內不當先詣景靈宮及太廟朝享得旨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享如故升卿遂上疏曰自古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歷攷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饗宗廟者也獨唐天寶之後立老子廟號曰太淸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甲午又親享於太廟丙申乃有事於南郊

雖論者以爲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及辛卯享於
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猶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
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
三行禮焉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
則齋之義不專陛下嚴恭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
受無疆之休其爲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
也臣愚以謂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
赴行宮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興及太廟朝享乞
更不行俟禮畢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則祀天
享親兩得其當矣時不能行紹聖中出爲京東路轉

運副使徙河北路章惇與同文館獄欲殺元祐責臣
諸人召升卿密訪嶺南升卿欣然請行左司諫陳次
升亟奏曰升卿天資慘刻喜求人過今使按於元祐
臣僚遷謫之地投隙報憾何所不至哲宗大悟令升
卿還河北任升卿每云人勿犯我兄弟我兄弟直是
報讐哲宗聞其語大駭之竟以是廢子源福建（福建運志）
溫卿以秦稀入官元豐初遷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知
秦州溫卿頗留心邊事嘗請修雞川水寨增築甘谷
城鉤考城寨隱陷荒田增刺漢蕃弓箭手詔皆從之
改河北西路提點刑獄紹聖中除直祕閣遷鴻臚寺

卿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使元符元年爲察訪使孫傑劾䏻令朝請郎曾鎮大理寺正張近同劾温卿輕訟不肯置對近言温卿所坐明白儻聽其蔓詞懼爲株連者累詔以衆證定其罪温卿頋往舒州居住襲敕到舒一日而卒福建通志

和卿初以奏補爲定州曲陽縣尉熙寧中朝廷初行免役法和卿首以曲陽户等高下次第配役未及行以父憂去服除復考太祖朝通檢簿并令文所謂手實者爲書上之時惠卿方以參政領司農寺遂推行焉其法令民自供手實料告者賞之民不勝其擾惠

舜反以爲詳審累遷金部員外郎元祐初右司諫蘇轍奏言和卿與惠卿共建手實法以根括民產爲本以獎用告訐爲要估計下至椽瓦抄劄不遺雞豚天下騷然然其爲術迂疏卒不能得民要領乞行竄責以警在位詔和卿權知合州明年責降通判袁州卒福建通志

練亨甫字葆光浦城人初遊太學從王安石子雱學安石亦愛之熙寧五年發解第一明年登進士調睦州司法參軍充國子監修撰經義所檢討嘗與御史中丞鄧綰書自謂上若見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致綰

九薦之除崇文殿院校書安石之再相也與呂惠卿不相能惠卿旣出安石亦屢求去會華亭獄久不決雱切責亭甫及呂嘉問亭甫與嘉問議取綰所列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上章訟安石安石問雱雱始言亭甫所爲安石咎之雱憤恚死安石奏斥綰復言綰聽亭甫遊說亭甫罷爲漳州軍事判官元豐四年除名勒停編管均州移郴州福建通志

錢適字德循縣之通化人世隱於農適自少強敏記問過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洪州推官守將王韶繇樞府出威重異常他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適

正色爭辨至怒罵不少奪後卒如適議轉信州歷常
眞二州燕衛王宮三教授通判越州吏挾守爲姦留
難訟者常百數適攝府事幾二日獄爲一空及後爲
守姦吏望風遁去除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
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以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
用適則願罷臣乃改提舉湖北常平夔峽轉運判官
適興利除害發擿姦伏風采凜然人畏之如神明崇
寧元年召爲都官員外郎復執法殿中劾曾布援元
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
首乞治元符末大臣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

會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賤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
朝詔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
大臣盡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
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
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廢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

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前之師言朗大以爲不然況既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蒙厭斁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早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詔一頒天下無間然者矣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卞中書侍郎祿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

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處
祔援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旨后
繇是復廢適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爲崇恩
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
以爲先帝旣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
立嫂之禮要之始終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
己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繇是
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
類元祐黨適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
部侍郎二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三年以樞密直學

士知潁昌府未行言者疏其罪黜知滁州四年徙宣州五年稍復直學士召還工部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明典禮忠義凜凜薦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除集賢殿修撰知越州即提舉江州太平觀大觀二年會行八寶赦復修撰俄除顯謨閣待制以疾請致仕四年起爲顯謨閣直學士政和三年改述古殿皆領宮祠通家居十餘年無益之事不爲惟築三大湖以利鄉民民深德之宣和三年方臘陷婺逼走蘭谿靈泉寺爲盜所執年七十二罵平

州以聞有旨贈五官至大中大夫輿遺表致仕恩澤賜銀絹三百匹兩適無所不學晚尤深於歷書爲文章明白簡切自成一家學者從之多爲名儒所著有遺文八十卷藏於家子楚材楚翁皆承事郎孫億年字伯壽宣和七年以祖蔭入官乾道二年以右朝請大夫致仕五年落致仕除利路提點刑獄不果上淳熙十一年轉朝議大夫卒有詩號雲巢集云贊曰四朝史有云瑤華失位而復也太母實詔之姑有還婦之文毋有改子之道播之天下合於至公誠哉是言也適在當時孰謂其不知此理耶其意蓋有所循焉

術執禮銘遁之墓歎其剛方少囘死生貧謗其厚於

揚善者哉

林自字疑獨興化縣人元豐五年由上舍生兩優釋褐賜第紹聖元年蔡卞薦爲太學博士時卞方推崇王安石自用卞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荆公不盡尙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咸駭其言自與卞議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博士陳瓘問之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自駭問曰此豈神宗親製耶瓘曰誰敢言其非者自曰神宗少年之文耳瓘曰聖人之學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語塞遽以告卞

下乃密令東置高閣國子監舊有胡瑗祠自以瑗書元祐學術奏於朝撤去三年除祕書省正字會瓘謫章惇求外補問惇曰今日廟堂所謂繼述者述神考乎述荊公乎因道自前日滕文公語惇曰自妄言爾瓘退惇呼自罵斥之惇卞自此不相能明年遂著作佐郎方天若上書欲誅戮元祐大臣自陰與其謀已而自亦論奏哲宗惡之遂不復用轉宣德郎以終福建通志

方天若字彥稽莆田人紹聖四年廷試進士天若對策大略以崇復熙豐法制爲主且言元祐大臣當誅

戮而不誅戮子孫當禁錮而不禁錮貲產當籍沒而
不籍沒朝政政刑之失莫大於此宰相惇讀其卷大
怳拔置第二八調彰信軍節度推官會星變下詔求
直言天若登舟欲行聞詔復留上書指斥元祐臣僚
以爲當黜邪黨異論上應除舊布新之象天若本蔡
京門客其言蓋承京風旨也元符元年以徐鐸薦得
召對除祕書省正字知樞密事曾布奏天若險薄不
可用哲宗領之右正言鄒浩之貶也著作佐郎周穜
嘗對天若言稱浩爲難得天若遽以告京京奏其語
穜由是得罪時惇已與京交惡以憾京故遂言天若

亦當逐乃出爲越州觀察推官移建州觀察推官京當國召除校書郎歷通判泉州福建路轉運判官遷湖南轉運使尋罷去起知泉州母憂服除累遷祕書少監加右文殿修撰知泉州未行爲言者所攻遂致仕天若爲京腹心起獄陷善士天下寃之福建通志

蔡碩泉州晉江人登治平二年進士熙寧五年試詒邊策入選補武學教授調潁州團練推官元豐初累轉武學博士尋除軍器少監時確已爲相碩恃兄勢招權納賄爲駕部郎中吳安持所按確庇之安持反坐謫語在安持傳先是碩壻文康世嘗逃劉唐老告

文及甫語謂時事中變上臺當赤族其他執政奉行者梟首從官竄嶺南紹聖中碩密令人告唐老與及甫其結嶺南賁降元祐人謀爲變欲誅章惇蔡卞等哲宗疑其事詔令京西轉運副使周秩體量久之無狀事乃已宣和初碩已死蔡京令確子懋重理確定策事懋說言確嘗令碩約殿前指揮使燕達同擁護遂贈碩待制高宗立始削奪福建通志

蔡懋確次子也本名渭改今名紹聖元年太子少保馮京卒哲宗臨奠懋京壻也於喪次闕訴父確冤狀章惇時爲左僕射力主之明日復確正議大夫懋以

是得敘舊補官歷少府監主簿遂奏臣叔父碩嘗於
邢恕家見文及甫所寄書具道元祐諸臣大逆之謀
及甫乃文彥博愛子必知當時奸狀詔翰林學士承
旨蔡京同權吏部侍郎安惇同文館鞫問及甫詞連
劉摯王巖叟梁燾問其證驗則無有也先是確毋明
氏訴燾嘗對懷州人李詢言若不誅確則於徐邸安
得穩便朝廷封其狀不爲施行及劉唐老事作燾告
章惇曰唐老輩何足治曷不治梁燾章惇遂檢明氏
狀進呈於是并付蔡京安惇究治燾時已貶化州懋
欲陷從惡地適詢以憂死乃寢懋始事京弟卞密陳

其兄弟後事京子攸復閒其父子政和中懋以重賂
通京自謝前過且揚稱元豐末建儲京知開封府挾
創子入內隨徐王有助定策功京素誕誇以功名自
說聞懋言大悅宣和初京引懋上殿面陳誣罔語徼
宗惑焉封確王爵擢懋延康殿學士尋除試開封府
尹復結宦官梁師成請徽宗御製確傳立石墓前自
撰哲宗帝紀與宣仁雍王二傳送史館指斥垂簾政
事聞者莫不痛憤靖康元年金兵圍京師拜尚書左
丞命同右丞李綱巡視城壕懋力言不可守與綱異
論綱罷懋代爲行營使金人縱數百騎薄城下問以

矢石中城上城上復者㦧皆合答之金人請布囊數千揚言將以貯金移寨㦧與之金人遂以實土塞河皇城火禁依軍法㦧夜輒豎紅燈籠於城上復易建西北隅獨角皁旗人情洶洶以㦧懷二心爲內應也及綱復出登城乃安金兵退臣僚交章劾㦧建炎元年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徙竄英州紹興四年死於肇慶府福建通志

蔡鞗興化軍仙遊人尚茂德帝姬拜駙馬都尉京敗子孫皆竄遠地鞗以尚帝姬故獨免金人陷京師鞗隨徽欽二帝北去居五國城紹興三年沂王鋙駙馬

都尉劉彥文在金告變金遣千戶孛堇按打曷陳兵河濱欲邀上皇渡河對辯衆懼不測倖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捐軀報效正在今日倖身以貫高自處歷諸公盡力坐者皆泣下上皇遣萃王植同倖往孛堇按打曷尙執前議乃請欽宗行倖與信王榛駙馬都尉向子居丙侍王若冲從之往返詰問三日倖力辨其誣鍔彥文皆坐死倖疏奏上皇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上皇嘉納之倖自陷金八年事上皇頗謹愨籍以王安石日錄爲言堅護紹述之局時論鄙之福建通志

蔡條字約之京季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條在兄弟

間粗親翰墨京特鍾愛之然與攸不咸攸有爲鯈必
反之攸與京謀奏請遍延福宮景龍江路撤間闔門
跨城爲複道飛橋入賜第得旨宣諭毁民居數千家
鯈夜草書力爭京愕然祕其章不肯出攸數白徽宗
請殺鯈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鯈官貶新州攺
光州京恐鯈出則攸必除害之因賞橘內宴拜懇徽
宗前乃勒停令侍養宣和六年京落致仕復以太師
總三省除鯈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凡京所判皆出
鯈手仍代京禁中奏事堂吏數十人抱文案以從中
外側目先是王黼領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市

權寵條復拗置宣和庫式貢司中分諸庫如泉貨幣餘服御玉食器貢等皆其名也元豐大觀庫及權貨務見在錢物盡拘撥收椿以為天子私財靖康元年流竄白州紹興末向論居無恙論者以為倖逃顯戮焉（福建通志）

蔡宗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崇寧初與泉州布衣呂注同召宗著道士服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去位言者論其不學無文持道家吐納之說以為論思侍立集英瞑目自若爲不恭遂奪職陳正彙上京發事且陳在杭州日聞宗盛言京有後福詔下問

封鞫問獄上削宗籍福建通志

黄唐傳選舉作唐傳閩縣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至宗正少卿靖康二年金人犯闕唐傳盡取玉牒獻金帥金帥令充事務官按牒搜押皇族出城張邦昌僭位差權中書舍人高宗登極除直龍圖閣守起居郎尋遷中書舍人黄潛厚之除延康也言者論其無名進職唐傳草制極稱美潛厚及弟潛善擢徽猷閣待制潛善罷相御史中丞張澂并論唐傳罪罷職奉祠紹興三年以宰相呂頤浩薦起除給事中明年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唐傳獻玉牒事士大夫至今切齒望賜黜

黜以肅百僚尋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二十六年復徽猷閣待制同時受邦昌僞命者有朱宗葉宗諤葉份福建通志

章傑建州浦城人登宣和六年進士建炎中歷福建路轉運判官久之徙知衢州故相趙鼎子汾奉鼎喪歸葬常山縣傑雅怨鼎當國時追治悖罪知中外士大夫多與鼎簡牘往來欲掩取之以媚秦檜遣兵官同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蒙之密以告汾語在蒙之傳傑怒深治蒙之且追汾與故侍讀范沖之子仲彪拘於兵官所蒙之母訴於朝檜知傑不專爲己而

借力以逞憾也不直之侍御史曹筠劾傑貪墨不法罷歸福建通志

吳幵字正仲汀州清流人靖康初爲翰林學士承旨金使王汭還朝廷遣刑部尚書王雲偕行少宰唐恪令幵撰議和書幵詞有云若恤鄰存好則洪恩再造提師復至則宗社殞亡識者哂其迂弱而不祥也已而京城失守夜二鼓欽宗急宣札召侍從官幵詐稱疾偃仆歸臥於家及金人遣使檢視府庫幵遽出與翰林學士莫儔首引金使入庫中欽宗之再詣金營也幵與宰執何㮚曹輔等慂從金人樊議從幵儔邀

上皇出城并取后妃諸王辭氣軒驁上皇爲之泣下留守孫傅匿太子民間别求狀類太子者并內侍二人殺之紿言宦者欲竊太子投獻都人爭之并傷太子金人邏疑者五日并與傅督脅甚急太子卒不免金人議立張邦昌令并密諭意自擁戴以至冊命并傳朝入暮出傳道指揮京師人謂之捷疾鬼邦昌僞位以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并爲邦昌謀散遣諸路勤王兵故赦文首及之未幾邦昌以呂好問言避位請元祐太后聽政并不自安辭免僞命高宗即位并自陳國家禍變不能死節乞正典刑疏三上詔竟寵

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尋奪職永州安置紹興二年再貶南雄州居住初秦檜嘗受升薦升後赦還寓家贛上檜憐之補升子祖棣高郵軍使御史中丞魏師遜奏免官福建通志

黎確邵武人靖康初歷官至侍御史張邦昌之僭位也確受僞命嘗陳三事勸邦昌罷東南貢獻以收人心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及邦昌求奉使止勤王者確請行紹興元年試吏部侍郎除徽猷閣待制知漳州明年進龍圖閣待制言者論其在圍城中汚僞命奪職罷歸福建通志

呂源升卿子以父蔡入官傾貲賂梁師成無何出師廣西靖康中添差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奏請蓋添六路酒稅以爲造舟之費民不勝其擾金人犯泗州源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焚浮橋而遁事聞除名紹興二年秦檜爲相源故與檜善復朝奉大夫終廣西轉運副使福建通志

朱宗字成德仙遊人以蔭補潁昌府長社縣尉累遷給事中邦昌僭位以宗權刑部侍郎高宗登極坐僞黨斥歸紹興初除直祕閣爲福建路轉運副使言者論罷之福建通志

葉宗諤泰寧人歷官戶部員外郎邦昌僭位除權司農少卿建炎初有旨置宗諤受僞命事不問除戶部郎中直龍圖閣充江淮制置使紹興元年改知洪州爲言者所論罷久之遷江西路轉運使福建通志

葉份劍浦人歷官庫部員外郎邦昌僭位以份權左司郎中建炎三年除祕閣修撰充江淮等路發運副使尋試戶部侍郎高宗幸越州夜得杜充敗奏份與中書舍人綦宗禮堅主浮海議高宗遂決策移明州份扈從金兵退試戶部尚書充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久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紹興十七年上章告

老詔還一官致仕福建通志

黄潛厚邵武軍邵武人歷官直顯謨閣除京東轉運副使高宗為大元帥時師次東平潛厚與安撫使盧益率官吏出迎命兼大元帥府隨軍應副使及潛厚以李宗事入告以便宜加直龍圖閣高宗即位南京除試戸部侍郎未幾擢尚書中書舍人劉珏奏潛厚乃右僕射潛善親兄不可同居一省乃改潛厚延康殿學士遷刑部尚書潛善罷初言者併及潛厚奪職提舉醴泉觀復責授祕書少監分司道州紹興五年落分司提舉台州崇道觀六年卒二十九年追復通

議大夫官其子孫一人差遣福建志

李文會字端友泉州惠安人建炎二年進士紹興十二年除監察御史明年守殿中侍御史首論寄居士大夫干擾州縣望嚴加戒約倘或不悛令監司郡守密具姓名聞奏重寘典憲不以赦原從之時臣僚與秦檜異論者多奉祠里居或僑寓他郡自是以次被罪矣直學士院洪皓自金國回與檜語及金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託寄聲檜變色而起翌日文會奏皓傾事朱勔之壻貪緣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非能自免特以和議既成例得放歸而貪戀顯

列不求省毋檜進呈黜皓出知饒州十四年遷御史
中丞宗室令衿前以請留張浚爲檜所斥久之以事
至臨安文會劾令衿昔爲大臣緩頰今復奔走請託
詔送吏部仍日下出門禮部侍郎高閌侍經筵高宗
問張九成安否明日語檜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
疑閌薦九成以語中書舍人楊愿愿遂嗾文會攻閌
去之是日拜文會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文會自居臺職專以逢迎爲務聞檜所不
樂者上章彈擊惟恐後時然檜薦執政多不一年或
半年必以罪罷居數月愿爲御史中丞察檜有厭文

會意遂論文會儉邪害政詔落職謫筠州居住二十八年復端明殿學士卒於官福建通志

林一飛字升卿仙遊縣人父正大觀四年上舍釋褐官至左司郎中紹興間一飛與兄一鶚弟一鳴俱以父蔭補官時秦檜當國日久引一飛爲腹心擢樞密院編修歷屯田員外郎守右司員外郎檜病高宗幸檜第問疾召權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致仕制檜子熺夜遣一飛見臺諫奏請除熺爲宰相高宗不允檜死一飛遂罷明年一飛遺族人進士東投匭上書論進退大臣當以禮侍御史湯鵬舉面奏禮爲忠賢

設使其奸詐如李林甫盧杞之徒自當明示典刑爲天下後世戒況檜死之後陛下禮意隆盡不可復加而一飛遣東鼓唱狎言動搖國是乞特賜懲戒詔責一飛監高州鹽稅東英州編管一飛卒貶所福建通志

傅伯壽字景仁泉州晉江人隆興元年與弟伯成同登進士試中教官科乾道八年應博學宏詞科入選歷三館歷知道州入爲吏部郎官出知漳州紹熙初除直煥章閣改浙西提點刑獄處外久常鬱鬱及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啟贄有云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斗侂胄喜甚力薦之召

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慶元元年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乞以國是尊君等事訓飭在庭伯壽承侂胄意草詔妄詆善類伯成屢引義責之不聽始朱元晦與自得善伯壽嘗執弟子禮慭元晦登朝不薦己及元晦罷歸請辭侍從職銜得旨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伯壽行詞有大遜加慢小遜如僞語士論薄之累遷禮部尚書出知建寧府值元晦卒伯壽以黨禁故不上聞遣人致賻元晦家元晦家辭焉開禧初侂胄倡開邊議伯壽貽書侂胄論金人必亡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爲言歷引古今用

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者以挨敵之釁頗中機宜然不足以掩其阿附之失也未幾卒侂胄既誅追伯壽三官予虔建康府權貨務福建通志

林行可字可叔侯官人乾道八年進士紹熙初知尤溪縣倜有能稱自强入政府以同里故引爲己助不二年躐遷侍御史凡所論奏無非奉行韓侂胄風旨一日見執政忽大言曰平章可謂與天同心衆人以爲當用兵則從而用兵衆人以爲當議和亦從而議和時金人責歸首謀行可見外議籍籍謂自强曰事至此恐不利於丞相及平章必盡去異議者乃可

安自強然之與侂胄謀遂行可爲右諫議大夫明日行可方請對會侂胄謀計不行已而爲御史中丞衛涇所論罷職罷歸福建通志

廖瑩中字羣玉邵武軍邵武人少有雋才文章古雅登進士爲賈似道客似道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瑩中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自江上歸匿議和納幣之事詭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瑩中撰福華編稱頌救鄂功似道大悅奏瑩中鄂幄之勞比他人爲最轉官外賜黃金百兩瑩中遂用之鑄匜器勒銘自詡以爲不朽嘗於西湖濱建

世綵堂在勤堂芳菲逕紅紫莊園林擅一時之勝及似道褫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有泣瑩中歸舍不復寢命愛妾煎茶服冰腦數握妾覺之奪救已無及翌日詔下除名勒停韶州羈管而瑩中已死福建通志

宋史翼卷四十

男樹𩼷校字